



过眼云烟

时光犹如细沙，在不经意时从指缝中流走。一叶知暖凉，花开花落处。

迈入人生第二个春，六十多岁的樊先生有太多的感慨。作为S市的商会会长，他此生大多数日子都在商界波澜不惊中走过，在经商的车水马龙中疲于奔波，在商海灯红酒绿里忙于生计，饱尝投资生涯的甘苦。

S市协和医院静悄悄，空气中散发出花的芳香。病房里，樊会长白皙的脸大大的眼睛显得苍白毫无血色，半闭的眼神充满忧郁与哀伤。今日上午，他因胆囊坏死扩散面临紧急手术，人生正处在生死关头……

医院的大花园里，时不时传来初生婴儿哇哇啼哭声，她像小草努力地钻出泥土坚韧地等待人生春雨的滋润。花园里花如海，那枝头翩然起舞的花朵，还有摇曳在春风里的枝条，都让生命显得那么畅旺。

在内科病房走廊上预备开刀的医生、护士紧张地忙碌着。家属焦虑的眼神祈求一家之主手术成功。

樊会长病房里聚集众多儿孙。樊会长是全家经济支撑的栋梁，孩子们无声的眼神交流，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交流，一切尽在不言中。

走廊里一阵骚动，护士叫着樊会长的大名然后把他进2号手术室，9点手术。医用手推车上的樊爷爷睁开无神的双眼始终看着最心爱的小孙女，那可爱的小女孩奶生稚气大声喊：“爷爷，不要怕，宝宝等你出来陪我玩！”

樊会长两眼清泪直下。人到了老年，生活宛如绝句。短而隽永满溢睿智极堪玩味，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只

无言的遗嘱

是近黄昏啊！

在医院长廊的尽头那医用推车慢慢缓行，刚到手术间门口，樊会长猛然觉得昔日的商界大亨政界名流的光环在生命终点将至一霎间黯然失色，深感唯有生命和健康才是最宝贵的东西，钱是身外之物，面临死亡，那是万万带不走的！

耳边各种手术器具的声音叮当作响，犹如送别病人的挽歌，令人伤心落泪。

走了，走了，一了百了！没有爱情的令人窒息的婚姻，一辈子吵吵闹闹的错位婚姻今天总算熬到头了，家里那没完没了的争吵声时时碾压着心理禁区，慢慢的忧积成病，也终于到头了。

樊会长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樊会长1.8米的身高，胖鼓鼓的肉把手术台占得满满的。

忽然，他仿佛听到外面暴风雨像瀑布倾泻进手术室，铁床架子摇晃，升起，在空中飘浮。铁床载着他带着他，像端午节的龙舟，摇荡在无边的星海。

彩云朵朵，天空像覆盖了所有的蓝色的天幕，没有皱折，没有人间苦恼，空气中弥漫着儿时龙眼的味道，远方闪烁的星石化成一个女人，她披着白色的婚纱，银色丝巾闪闪发光，那仙女一般的音容笑貌是那样熟悉。

那不是我的青梅竹马、曾经深爱的女人？

梦幻中，陈老师变成七仙女挽着樊哥哥在星夜里跳起交谊舞，他们忘却了年龄，忘却了“文革”时凄美的爱情生活的酸甜苦辣。小陈老师在寂寞的天宫整整30多年，这一对苦鸳鸯好不容易在

天堂相见，他们相拥在天边，时而激昂，时而优美旋转舞蹈。

樊会长昏昏沉沉已进入弥留状态，哈哈，走了，走了，一了百了。

圆了几时的梦想，和青梅竹马门当户对柔情似水的资本家女儿自由大方地生活在一起。原来世上真有人鬼未了情！樊会长沉醉在爱的梦幻中。他决定带着巨款到天堂投资……

樊会长英俊秀气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润和微笑。

病房里，樊会长睡得昏昏沉沉。他隐隐约约看到小陈老师走到病床边，抱着一束龙眼花……

那时，他这个地主仔没日没夜地被挨打，血肉横飞。那天深夜，他被打得奄奄一息让人丢在祠堂里，是小陈老师得知后立刻冒险带着学生来救他……

“活了，活了，老师快走！”

要不是陈老师搭救，他必死无疑。“醒了，醒了！”护工高兴地把一封写着遗嘱的信封、笔、红色印泥盒交给樊会长。

这是医院护工的附带服务，由家属给100元钱护工代办遗嘱，可能当面不好意思。

“樊会长，您看把这个签了……100元您太太已给我了。”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樊会长已有经验，再也不上心了。人还没死呢……唉！无言以对。

三年前也是住院急救。护工那遗嘱，那按手印的红泥盒还是借别的病人的，樊会长情急之下用牙咬，谁知把门牙差点咬下来，搞得满嘴鲜血，气得他在遗书上按了一个大大的血手印……

文 / 王慧庭



老有所乐

我是“快乐先生”

文 / 余惕君

红尘三千丈，念在山水间。我喜欢旅行，每年有半年多时间在外。

我喜欢思索，认同尼采的观点：“不经过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十余年来的所思所悟，积成在内地和香港地区出版的近二十本“人生感悟”随笔。

近年来，坚持每天清晨同朋友们分享一段最新的“快乐先生”公众号人生感悟，有点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新闻联播”。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也是灵魂的飞翔。人在旅途，是在与大自然对话，神奇的世界常让我触景生情、信马由缰。

其实，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旅行，旅途中有很多无奈，有很多精彩，有很多发现，有很多感慨。智慧从来不是与生俱来，它需要经过岁月的打磨和提炼。世上有太多的未知，我始终注视着远方，心中充满了好奇！

在人生新的旅程，我将继续在思索中行走，在行走中思索，用脚、用眼、用心……愿更多的有缘人相伴同行！

人生只是经历，路漫漫，望眼处，处处有洞天……

老人老话（六十六）

文 / 张大成

看云不要太远；坐着人很静；想事不要太近，念着心很烦。

看不懂，退一退能求稳；看不透，拖一拖能分清。

看浅黛绿，轻风里观柳；唱青春曲，秋风中创业。

世界比你大，不要口气大；儿孙比你小，不要心眼小。

昨天的时光，总是留不住；明天的缘分，不会提前到。

品牌的前提，有公开的素质；名牌的今生，靠公认的品质。

积德，无须人见；行善，不必人知。

平实的路，尘土不扬；踏实的人，言语不多。

用眼看人会走眼；用心读人不伤心。

想想再说，话就到位；拖拖在做，事能就位。

放松自己，事事难成；放宽别人，难事可成。

有性格，可开命运之花；有风格，能见幸运之神。

心是一块田，播种快乐靠自己；情是一条河，保护环境靠两人。

面对责备，先学坚强；面临刻薄，再学宽容。

花钱图痛快，高调一下也可以；做事图爽快，高兴一阵也无妨。

人人夸好，定有所好；事事太顺，必有不顺。

满脸和气，可藏锐气；一身土气，最讲义气。

说谎，只有自己知道真相；造谣，最怕有人追查真假。

安静的心，有钱也难买；宁静的人，有权也难请。

淡薄心志，先学闲功夫；淡泊明志，莫谈钱与权。



父亲母亲

夜里买菜

文 / 薛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我们家的餐桌上，有些日子见不到鱼虾的身影。待改善伙食那晚，我跟妈妈闹着明晨一起去买菜。

凌晨时分，我们走出家门。从弄堂里到马路一片漆黑。我有点害怕，紧随着妈妈的脚步。妈妈解释：“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菜场里空荡荡的。在幽暗的灯光下，我们来到出售鱼虾的摊位，出乎预料地排在第一名。随风飘来的一股鱼腥味，令我在寒风中毫无睡意，心想：今天终于可以尝到鱼虾的滋味了。

我们前面摆着一连串破损的菜篮子和大小不均的砖块等。这些杂物分明是有人提前放在这里，目的是要以物代人排在队伍前头。开市前，就来了比这些东西还多的主人，他们堂而皇之地排在队伍前列。这种排队的方法既省时又省力。妈妈不缺乏如此排队的智慧，但她明知半夜出门排队买菜辛苦也不愿取巧。更离谱的事，后来接连来了几位泼辣的女人，为了买到鱼虾，有人瞪着眼珠谎称：“昨晚，我在这儿放了一块石头。”有的干脆说：“我放了一根稻草替我站队。”大凡经得起一番激烈的争辩与敢打敢骂后能获胜者，常能插到队伍中来。妈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与人讲理。由此，

我们从队伍中的第一，一下落到了十几名。

悬在摊位上的灯亮了，开门在即。人群骚动起来，从我们背后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冲击力，将排在队伍前的人撞翻。人们潮水般地冲了上来，重新排成一支队伍。原来队伍中被撞倒的人们举着菜篮，拼命往新队伍里挤，而原来的队伍要维护其自身利益，不让任何人进来，双方怒骂打斗起来，远甚于橄榄球运动员争夺橄榄球的场景。我迅速从地上爬起身，想帮妈妈挤进队伍。孰料，妈妈使劲从人群中挤出来。她的身子被挤压得扭曲变形，两根长辫成了散发。摊位前的人群失控了，妈妈像在课堂上教育学生那般：“大家要遵守次序，注意安全。”直到人群渐成行，而她却站到了队伍末位。

摊位上只有几筐鱼虾，人们照样排着长队购买。我盯着一个个如愿以偿的人，看着他们把鱼虾放入菜篮子欢快地离去，没轮到我们，鱼虾便已售空。母亲显得平静，我很失落。妈妈在利益面前的悠然与从容，有“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风范。

那天，妈妈一路拉着我的手回家。寒冷中我又饿又困，天上还挂着星星，妈妈安慰我说：“天就快亮了。”



郑板桥小像

许艺城
(73岁)作